

小雪大雪时光飘

朱启方

傍晚，下起了雪，漫天飞雪，悠悠飘落，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天成。我渴望雪，想抒写一篇雪一样洁净的文字，弘扬正能量。看着雪，看着岁月流逝，总觉得小雪大雪，岁月撵人，但愿我能够从容面对岁月匆匆。小雪大雪时光撵，四季早晚又一天。从容面对岁月旬，不觉茶沸雪意寒。

小雪是冬的第二个节气。此时霜未重，泉未涸，地还暖，残叶在枝，苇花摇晃，寒烟在温冷雨为霰。《诗经》中说，“如彼雨雪，先集维霰。”霰如珠玑，随风纷霏。日复一日，飘落的是雪，流去的是光阴。随想起一句话，叫作“大雪小雪又一年”。在这样的初冬，大雪节气已经悄然而至好多天了。瞅一眼瓦蓝的天，亮亮的，甚至还闪着白光。对皖北人而言，有雪的冬天才算是真正的冬天，有雪的冬天才有更大的期盼。为什么说“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瑞雪兆丰年”等谚语的意思。这是因为雪花很松、很软，就像一床棉被盖在了小麦上。这样，无论外边的天气多冷，雪下边的温度也不会很低，睡在棉被底下的小麦自然就不会被冻伤、冻坏。

小雪大雪，岁月撵人。历代文人骚客吟咏小雪大雪的诗很多，从诗中亦可见小雪大雪诗意的神情。

久雨重阳后，清寒小雪前。
拾薪椎髻仆，卖菜掘头船。
薄米全家粥，空床故物毡。
身犹付一敌，名字更须传？

南宋诗人陆游，少年时即受家庭爱国思想熏陶，他的诗词，大多抒发政治抱负的，反映人民疾苦，风格雄浑豪放，如这首《初寒》：小雪节气前已感觉初冬的寒意；捡的柴堆得像仆人头上扎的锥形髻，摇着掘头船远去卖菜。表明诗人晚年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身犹付一敌，名字更须传？”陆游不以贫寒为苦，更以不与卖国奸臣为伍，表现出忧国忧民的高远情怀。再看，宋代方岳《煮茶》有云：“不知茶鼎沸，但觉雨声寒”，诗人在无聊中打发“小雪”这空虚的日子，无奈光阴如水般流逝，这灰白的头发、虚度的年华，不值得吟诗称颂吗？说是“莫将诗句祝苍华”，诗人仍然写下这首《和萧郎中小雪日作》，有时人真的身不由己，为这逝水年华而感到惆怅！

小雪节气之后，我们能迎来第一场雪，刀郎凭借《2002年的第一场雪》一炮走红。初次听这首歌，旋律流畅，歌词直白，尤其歌手那未经修饰、有质感、有张力、略带忧伤的嗓音强烈感动了人们。“大雪小雪又一年，大街小巷又一天。天变早午晚，年变四季天，路变弯曲直，人变精明致富能神仙。谁没有个想，谁没有个盼，盼来想的才叫甜。”这正如刘欢所唱的大雪小雪又一年》一样，甜了还想盼，盼了还想甜，在这永无休止的盼望中，日子就悄无声息地溜走了，但时光留给人们的却都不是永远的甜，其中也不乏苦、辣、酸、咸，更多的则是五味杂陈。哪管你愿不愿意、喜不喜欢。

今日大雪。大雪，十一月节气，至此而雪盛也。诗情画意中，大雪洋洋洒洒，落在人间的精灵，把整个冬天都写成童话。白雪公主的故事，陪伴着

父亲的自行车

梁晶晶

那辆跟了父亲大半辈子的金狮牌自行车，终于“光荣退休”了。

散架的铃铛，斑驳的车架、锈蚀的链条……饱受岁月洗礼的它，早已看不清原先模样，静静地躺在杂物间的角落，落满积尘。

母亲说，一堆废铁占地方，卖了吧。父亲半天不语，却把自行车推到院子里，打来一盆水，仔细擦拭起来。看这样子，母亲便不再提。我知道，父亲舍不得。我也舍不得。

1974年春天，原淮北矿务局招工，高中毕业在家务农的父亲进矿干了一名采煤工。那时候，采煤队文化人少，单位领导一心想培养这个“知识分子”。可年轻气盛的父亲有着自己的理想，从未放弃学习。一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走出掌心面，考进安徽师范大学淮北分校（现淮北师范大学前身），实现了人生梦想。再后来，毕业分配到矿上当了一名中学老师。

我记事的时候，母亲在乡下带着我和妹妹生活，父亲在几十里外的煤矿教书。家里祖辈都没上过学，走出了个识文断字的“教书先生”，父亲成为家族人的骄傲。村里人都说，父亲是“茅草屋里长出的笋”。

每逢周末，父亲才能步行几十里地回家和我们团聚。母亲心疼父亲的奔波，一直想给他买辆自行车。上世纪80年代初，自行车是奢侈品，凭票供应。父亲那时的工资加上母亲在村里窑厂当会计的收入，一个月也就72元。母亲省吃俭用，大半年攒了170元钱，四处托人才求得一张票，给父亲买了这辆自行车。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吃上一顿肉就像过年，新衣服也只有过年才能添一件。所以，拥有一辆自行车是一件很有了不起的事情。

父亲对这辆自行车视若珍宝。印象中，父亲一有时间就拿抹布仔细地擦拭，或给链条上油，或给车胎打气。爱琢磨的父亲还学会了自己修车，自行车总是被父亲拾掇得锃亮，像新的一样。之后，每到周末，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在村头的大槐树下等父亲。每每这时，成了我童年里最美丽、幸福的时光。我期待父亲大老远摇车铃铛的声音，更期待父亲从手提包里变出的糖果和点心。

我5岁那年，父亲说，大妮该读书了，与母亲商量后就把我带在了身边。至此，我与煤矿结下不解之缘。后来的周末，父亲会骑着自行车带我回乡下。坐在父亲手撵的儿童座座里，被他温暖的双臂环绕着，常常感觉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路上，父亲给我讲故事，教我背唐诗，我也叽叽喳喳地与父亲说个不停。坑坑洼洼的路面很是颠簸，我问父亲为什么耳边总有呼呼的风声，父亲说，因为

童年的记忆。终有一天，我们懂得了，我们没有七个矮矮人的护卫，我们成不了公主。于是，落入凡间，把雪花片片化成滴滴水珠，滋养着万物，成了一个平凡的人，过着普通的岁月，有着属于自己的快乐与忧愁。圣贤也如此，也不知多少年前，书法家王羲之在一场茫茫大雪之后，写了一封信给朋友：“快雪时晴，佳。想安善。”风雪之中，必有性情中人。大雪时节，天气晴好，我想你也应该过得不错。有些想念，总会挑了时节，突然就有了。有人惦记着终归是幸福的，这一程的大雪天气，多少也有了些情怀。暑天宜饮清茶，雪夜宜温盏酒。雪与酒，共同融于我们的文脉中。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火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多么优美而温暖的意象，无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绿酒红炉，天寒酒温，静待友人赴约而至，作一场雪夜清谈。大雪来时，气温低下。室内的活动就多了起来。三五友人，就着炭火炖锅，煮一锅羊肉，御寒又温暖。再添几盅小酒，聊着知音的话儿，声音高低，都是那么随心。放下了尘世中的烦恼，一身轻静，冬日仿佛也不再冷了。温一壶茶，盼一场雪。故人归来，乘着风雪，有一屋子的灯火为其亮起来。这是文人的理想境界。翻开历书，小雪大雪节气到，历书里有精彩的未来，有多彩的情怀，有四季的风采，有婉笛的鸣吹，有美丽的彩绘。我们需要一页一页读会。我们独自站在这舞台，也许并没有掌声响起来。我们在冬天的寒冷里，渴望到明天的春雷。辛苦的路途，风雨兼程，总会见彩虹。

雪，飘了一年。雪，飘了一年。我就喜欢这样记录写下雪文字，就是让生命绽放出洁白的花朵；我记录雪，其实就是为了焕发一种光彩，留存一份圣洁。当雪降临时洁白，离去时冰清。生与死的道理，朴实而又简单。一个人要有雪的气质，更要有雪的胸怀，雪的轻松，雪的洒脱。我们行走在大地上，就敢和世间所有的凡尘搏斗，就敢和世间所有的冷硬硬刚。我深深地感悟到，当脸上的皱纹一天天地加深。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在这一片两片三四片的雪花中轮回，又悄无声息地融化了吗？昨天毕竟过去了，今天也要成为昨天了。时间都去哪了？一降寒风猛然吹来，我裹紧棉衣，突然，我似乎明白了，假如在春日里准备好了棉衣，那雪花飘飘的季节又该如何呢？紧接而来的则是四季更易，即使是扑面而来的寒雪打脸，你耳旁也会响起那慢慢临近的春天的脚步声！遂赋诗一首抒怀：

晶莹自然好物华，恰逢大雪迎北方。
远望青山腾白马，近观松柏着银装。
遍地银絮装山河，天空梨花瓣皆飞扬。
飘舞飞舞落人间，泼墨诗成谱华章。



《小雪大雪时光飘》
收听音频版
请扫二维码

我们在和风赛跑，还故意蹬得快了些。三个多小时的路程西满了父亲爽朗的笑声，风都是甜的。

妹妹到了上学的年纪时，弟弟也出生了，举家搬到矿上，告别了故乡，父亲和母亲才不再两地分居。我坐自行车的机会也少了许多。

我10岁那年夏天，下了一场暴雨，工房楼道的积水几天都没下去。我和小伙伴在蹚水玩时被扎了脚，伤口有十几厘米，很深。看着脚边的积水慢慢变成红色，我吓得忘记了哭，也忘记了疼。闻讯赶来的父亲一脸焦急，赶忙用自行车把我推到医院，缝了好几针，看着厚厚的绷带，父亲直皱眉头。那段时间，都是父亲用自行车接送我上学。我那时已经不用坐儿童车座了，父亲却还像个大力士一样，单手把我抱上自行车前杠，叮嘱我坐稳了，然后蹬得耳边风呼呼作响，我竟然觉得扎伤了脚也很幸福。外出求学的那几年，我时常想家，还总梦到这一幕。

后来，我也分配到父亲教书的煤矿上班。2012年，我生了一场病，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爱人工作忙，父亲便开始每天骑车接送我上下班。其实当时距离单位步行也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父亲却一再坚持，我当然拗不过父亲。同事们都羡慕我而立之年，父亲还疼我似个孩子。父亲总是先把车停稳，回头看着我坐好。那时，父亲的头发已经开始花白，车子蹬得也不再飞快。自行车后座的，脑海里总浮现出自朱自清笔下的《背影》，内心五味杂陈。

有人说，你跑得有多远，父亲的牵挂就有多长。在我心中，父亲永远是那个需要用最漫长的时光阅读的人。前几年，我工作的煤矿因资源枯竭关井退出，调到了离家七八里外的另一座煤矿。因路程不远，我每天骑车上下班，还常与父亲分享沿途的风景和骑行的快乐。有一天，母亲对我说：“除了在外上学那几年你没离开过家，刚调到新单位，你爸不放心，头一个星期都是远远骑车跟着你，看到你到单位才回来的。你是不是有一回避让三轮车摔了一跤？你爸回来念叨了许久。”父亲嘿嘿地笑着看我，并不说话。我突然记起父亲后来新买一辆变速自行车时说的一句话：“这车好是好，就是不能带人。”母亲话音未落，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院子里，父亲还在仔细地擦拭着他的自行车，把我的回忆也擦拭得愈发清晰。这物件就跟人一样，老了也会生出许多温柔的褶皱。这褶皱，是厚重如山悠悠父爱的一种载体，藏满了父亲和我温暖的点点滴滴。

于是，我也拿起一块抹布，与父亲一起慢慢擦拭起来。父亲抬头望着我，四目相视，那一刻，我读懂了岁月，也读懂了父亲。



喜临高门 ■ 摄影 肖明

辣椒子

王丽萍

清晨去早市买菜，看到有跳跳虾卖，就是那种很小的河虾，这种小虾最适合做辣椒子吃了，尤其是在这立冬时节。想想辣椒子的味道，馋得我直流口水。准备好食材后就立即做了半锅辣椒子。我和先生每人一碗。先生吃后，直夸我手艺不错，说冬天吃辣椒子感觉心里暖暖的，很过瘾！

在皖北地区，家常辣椒子做法很简单，首先准备好食材：青红椒、面粉、葱、辣椒面、清水、盐、胡椒粉、虾皮、油等。先把青红椒和葱洗净，然后切碎。碗里放一勺面粉，加清水搅拌成面水。锅加热后，锅里放入少许油，等油热后，倒入切碎的辣椒和辣椒面，炒出香味。加清水烧开后，边倒入面水边搅拌。再甩个鸡蛋，搅拌，放入盐、胡椒粉调味，再放一撮虾皮，最后撒上葱花即可。

小时候，我跟随奶奶在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因为那时候经济条件差，很少能吃上炒的菜。每天早上，奶奶就做辣椒子吃，辣椒子既可当菜吃，也可当饭吃。当菜吃的时候，那是因为做的辣椒子很少，一家人只够做一碗。吃饭的时候，大家围着这碗辣椒子，把大馍掰开，用勺子舀一勺放在大馍上，吃大馍的时候，掰一口馍蘸一点辣椒子放入口中，因为辣椒子少，感觉很好吃，吃得直砸吧嘴。后来，经济条件稍微有些好转，每天早晨，奶奶就做一锅辣椒子，每个人可以吃一碗，这就把辣椒子当饭吃了。

如今，人们的生活条件都好了，大鱼大肉顿顿吃，都吃腻了，人们就想吃一些清淡一点的食物。辣椒子派上了用场。一些饭店为了迎合人们的口味，在上满大鱼大肉菜肴之后，也奉上一碗辣椒子，作为吃饭时的调味菜，挑拨着人们的味蕾，让人吃后回味无穷。

越是朴素的东西越长久。大鱼大肉人们容易吃够，但辣椒子等家常菜，人们百吃不厌。



《辣椒子》
收听音频版
请扫二维码

落叶

任印民

一叶小船
泊在水边
摇摇晃晃的船上
装着秋天

你老去的样子
叫人心疼
你跌落的一瞬间
才知道
什么叫弱不禁风

最后一支舞
缓缓落幕
为什么
我的泪水
夺眶而出

一片一片
飘落在秋天
承蒙不嫌
大地将我收留
多么美好的人世间

遍地英雄下夕烟

朱忠慧

时序刚刚过了立冬，秋意依然在山间水间村庄田间徘徊荡漾。天气还是十分的暖和、舒服，最低的气温也在十二三度；天空也是湛蓝湛蓝的，没有一丝的流云。我们一大早驱车去濉溪县的双堆集镇，在京台高速上奔驰。我透过车窗欣赏着冬日初现的风景，心中翻腾着对淮海战役双堆集战斗的回想，这块浸染着无数革命先烈鲜血的土地，如今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主战场。

我这次和瓦房村工作队副队长张艳两个人来双堆集，不是专门来凭吊淮海战役古战场的，而是带着特别的工作任务，到双堆集镇、南坪镇、孙疃镇、四铺镇和五沟镇、韩村镇、临涣镇、百善镇等八个乡镇去调研走访选调生生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情况，了解他们的所思所盼，征求他们的意见建议，为更好地为选调生做好服务，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真正安心、舒心、放心地在淮北工作，进而为淮北未来的发展贡献他们的聪明才智提供参考。

我的思绪随着车的疾驰，飞到了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七十六年前的冬天，也就是1948年11月6日开始，到1949年1月10日，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大地硝烟弥漫，战鼓隆隆。经过66天的鏖战，人民军队赢得了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形成了“饮马长江、解放全国”的有利态势，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双堆集地区歼灭战是整个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从1948年11月23日起至12月15日，前后23天，解放军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在濉溪县双堆集地区歼灭了国民党嫡系精锐部队黄维兵团。南坪阻击战，完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包围；第一一零师战场起义，实现了对黄维兵团的釜底抽薪；解放军攻占小张庄，将钢刀插入了黄维兵团的心脏；杨大庄守卫战，瓦解了黄维兵团的防御体系；夺取大王庄，使黄维兵团全部暴露于解放军炮火之下；歼灭十四军，根本动摇了黄维兵团的军心士气；消灭老虎团，彻底突破了黄维兵团的最后防线；各路大军全线出击，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了黄维兵团。双堆集之战，前承碾庄圩之战，后启陈官庄之战，对于夺取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具有关键的地位。双堆集歼灭战中，许多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血战大王庄的华野七纵五十九团二连英雄排长孔金胜、猛攻固守的中野三纵十九团一连英雄排长阎世华，特等战斗英雄张顺乾、杀敌英雄王梦海、智勇双全的参谋长申文俊、人民英雄丁祖信，还有在黄家阻击战先后牺牲的中野一纵四团团长晋士林、政委郑鲁，可以想见，那场战斗之激烈，伤亡之惨烈。双堆集牺牲的烈士，绝大多数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有的甚至只有十几岁的年龄。他们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候，把青春和生命永远定格在共和国大厦的基石中，永远留在了淮北大地上，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向南，向南，经过宿州市继续向南，我们在京台高速的双堆集出口驶出高速，再走不到20分钟的路程，我们就到了双堆集镇。这是我最熟悉的濉溪县个乡镇，也是我这几年来得最多而且充满了无限敬仰的地方。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就是从事淮北地方党史的研究，自然而然的，双堆集这块红色和革命的热土就成了我魂牵梦绕、念兹在兹的向往了。

在导航的引导下，我们顺利地来到了双堆集镇的第一个村庄邹圩村，在村部见到了选调生郑子晗，他毕业于安徽工程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我们进了村部的办事大厅，他正在埋头操作电脑，看我们来了，他满面笑容地起身和我们打招呼。我们问他在村里都做什么工作，他一给—we做了介绍，有党建工作、文字材料和政策宣传工作，禁烧这样的事情他也参与。村里需要镇里协调的事，也多是 he 去做。村干部介绍说，选调生来村里，对村里的工作帮助太大了，毕竟他是大学毕业，又是党员，村民也很愿意和这样的干部打交道。他也吃得了苦，做事也勤快。我们又问他老家是哪的，他告诉我们家是滁州市区的。我又问他在这里工作可适应，他自信地告诉我们，在这里工作非常好，村里镇里对他都很关心支持。

因为我们计划一天要把八个镇跑完，所以每个村能停留的时间就很难太长。从邹圩村出来后，我们直奔双堆集吴井村，这里的选调生也是个男生，叫何子涵，毕业于安徽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老家是隔壁蒙城县的，他对我们突然的到来并没有感觉吃惊，也许像这样提前不打招呼的所谓调研他遇到得多了，而且因为平时就是在村里，所以见到我们既热情又淡定，没有丝毫的紧张。从吴井村出来后，我们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南坪镇的浚北村、耿庙村，这两个村的选调生都是女同志，一个叫门芳，黄山学院毕业的，一个叫陈芳，皖西学院毕业的，她俩的老家都是濉溪的，自然也就对村里的情况很熟悉，而且很敬业。

接着我们来到了孙疃镇孙疃村，这个选调生叫刘炫炫，合肥大学英语专业的，她家同样是本地的，今年八月份才正式上

班。我问她工资一个月能开多少，她说现在还没有拿到手，估计这个月应该可以了。因为时间已经十二点了，她说镇里的领导都出去了，中午赶不回来，打电话让她留我们去镇食堂吃个工作餐。正好也是吃饭的时间，我们就愉快地答应了。吃饭的时候，我们又聊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我嘱咐她要多向村里镇里的同志和村民学习，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饭后，我们又赶快往四铺镇奔去。今夭去的两个村分别是侯庙村和四铺村，侯庙村的小伙子叫陈建立，西安工程大学毕业，家就住濉溪县城；四铺村是个女同志，叫马玉，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研究生毕业，家是萧县丁里的。她的专业对于农业是非常需要的，我们鼓励她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在农村开出一片新天地。随后我们来到韩村镇的光明村，小伙子叫田乐乐，安徽工程大学毕业，小伙子长得结实，一看就是地道的淮北人。韩村镇的马店村，选调生是个女同志，叫刘茹，安徽大学毕业的，老家就是渠沟镇张楼村的。我们邀请她回家的时候来我们瓦房村指导指导，她说一定去瓦房村好好学习。

五沟镇是濉溪县所有的乡镇里我唯一没有去过的，真没有想到我们去的五沟村和南湖南村村容村貌是那样得好。五沟村的选调生叫郝永康，安徽工业大学毕业；南湖南村的叫赵鹏辉，南京林业大学毕业，两个人都是淮北人。尽管时间非常紧，为了学习人家的好经验好做法，我们还是在南湖南村转了一圈，并认真看了一户人家。全村的房子都是两层的，盖得非常好，卫生也打扫得非常干净。临上车的时候，我向村书记建议，要发挥好选调生的作用，想方设法把土地盘活利用好，这是农村最大最实际的资源。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是下午四点多。还有两个镇，我们必须一鼓作气跑完。临涣镇的两个村一东一西，一个是临涣村，选调生叫万子康，安徽大学毕业；一个是窑城村，选调生叫刘晖，东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毕业。他俩都是濉溪县人。尽管临涣我经常去，但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窑城这个村，足见临涣人民没有忘记临涣的根和魂。古代临涣就叫铤城，至今它的古城墙保护得比较完好，春秋时期秦穆公时代的政治家蹇叔和“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嵇康都是古临涣人，淮北党组织的早期创始人朱务平就是临涣镇小楼村人。临涣文昌宫始建于唐代，是历代文人学士聚会以及奉祀文昌帝君的场所。1948年11月11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率中野指挥部进驻这里，指挥淮海战役。11月16日，在此成立了以邓小平为书记，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粟裕、谭震林为委员的淮海战役总前委。1988年，在此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现已获批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安徽省党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可以说，临涣就是淮北的一个缩影，“人杰地灵”四个字就是对它最恰如其分地概括。

我们从临涣出来的时候，夕阳渐渐西沉，红红地尽情渲染着。好在最后一个镇只有一个村要去，又正好是在我们回去经过的地方。最后一个村是百善镇的百善村，这名选调生叫刘路明，有他这个名字，我们还怕天黑看不清路吗？他是南京工业大学城乡规划研究生毕业，1996年12月出生，是我们这次调研走访里年龄最大的选调生。这个村在镇子里的繁华路段，我们来到村部，看到他依然在看书学习，足见他是个很勤奋的人。我们聊这聊那，知道了他也是濉溪县城的，也知道他现在还没有谈女朋友。于是我们不客气地对他说：“我们给你当媒人，给你介绍个媳妇可以吗？”他很阳光地答道：“那太好了，谢谢你们！”我们共同的笑声飞出了村部，飞向这块古老而充满希望的大地。

一天的奔波，尽管疲惫不堪，但我的心情难以自抑。我瞭望着雄浑壮丽的夕阳，内心情不自禁地升腾起一种无法形容的振奋、豪迈的情感。濉溪同样是我的老家，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谁不说咱家乡好呢？不必回溯到那更远的年代，就单说我们今天急匆匆走过的八个镇十四个村，在急遽的历史风云中，它们是经过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面对着任何艰难困苦，他们没有任何的犹豫和裹足，都与与时俱进地随着一个个巨大的历史波澜，奔腾不息地滚滚向前！新时代，新生活，正改变着这方土地上和这里的人们，这是空前的，剧烈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这十四名选调生，和这里的人们一样，就是这新时代新生活的伟大参与者和创造者。他们的眼光，他们的胸怀，他们的抱负，他们的奋斗，他们的拼搏，注定会和先辈们一样，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上，以英雄的气概，满怀豪情地谱写着一曲新时代壮丽的淮海战役之歌！

望着西沉的红日，我耳畔又回响起毛主席的《七律·到韶山》这首诗来：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国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